



一个国家的未来,在青年;一支军队的未来,寄望于青年的选择、青春的担当。

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,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,树立远大志向,勇担时代重任,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,只争朝夕、不负韶华,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,用青春铺路、让理想闪光!殷殷期许,语重心长;谆谆嘱托,催人奋进。

青年的选择,从来都与民族命运紧

密相连。“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、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。”嘉兴南湖,13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,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;长征路上,无数年轻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战,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;新中国成立以来,一代代优秀青年对党坚定追随,让党的事业绵绵相继、薪火相传。

浪奔,浪涌。历史的长河,青春的浪花奔涌向前。“今天,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,既面临着

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,也面临着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’的时代使命。”

“这盛世,如你所愿。”人民军队,永远以青年为主体、为先锋。站在新时代的大河堤岸,面对云飞浪卷的崭新时代,新时代青年官兵能否担当起使命责任?历史已经告诉未来,后浪正在告慰前浪。

向下扎根,深耕基层绽芳华。“禾苗在地里墩一墩,才能吃土更深、扎根更实,在风雨中抗倒伏、立得住。”手持长缨少年志,戎装不负家国情。盛夏临,毕业

至。连日来,无数军校毕业学员在毕业去向上作出选择:到边疆、到基层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实践证明,当青年官兵把小我融入大我,把战位融入强军目标,青春之花必然绚烂绽放。

向难攻坚,勇立潮头攀高峰。当年,李大钊这样寄望青年:“青年之字典,无‘困难’之字;青年之口头,无‘障碍’之语。”军人的肩膀,扛着千钧重任。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,青年官兵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,啃最硬的骨头,接最烫手的山芋,将以攻坚克难的锐

气,为强军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。

向远笃行,薪火传承创未来。万水千山,不忘来时路;树高千尺,根深在沃土。心中有信仰,脚下有力量。“青衿之志,履践致远。”当每名青年官兵用科学理论点亮青春梦想,将红色基因融入青春血脉,让信仰旗帜高高飘扬,靠过硬本领扛起使命、用创新引擎展翅翱翔、以奋斗姿态奔向未来,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写下滚烫的青春华章。

相信每名青年官兵会牢记初心使

命、勇担时代重任,在平凡战位上书写非凡青春,在强军征程上唱响青春之歌:“听吧,新征程号角吹响,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,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,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……不惧强敌敢较量,为祖国决胜疆场……”这是青年官兵对党和人民的深情告白,也是对“胜战之问”的有力回答。



舰艇的另一双眼睛

■本报特约记者 胡丹青

凌晨五点半,雾从海面升起。海军某舰前甲板上,三级军士长李立峰静静伫立,目光投向雾的深处。

一开始只是一层薄雾。没过多久,只能看到舰艏锚机的模糊轮廓。

“比7年前那场雾小多了。”李立峰对同行的记者说。

那年,该舰完成训练任务返航。行至中途,海面升起浓雾,能见度从100米下降至10米,前甲板变得模糊一片。

“雷达靠岸。”舰艇指挥员刘运华综合判断情况后,下达指令。

彼时,雷达波虽然能捕捉到码头的反射面,却无法精准反馈舰艇与码头的距离,舰艇靠岸全凭前甲板上帆缆兵的一双眼睛。

刘运华攥着对讲机,向舰艏方向望去——其实什么也看不到,他只是在听。

舰艇靠着惯性慢慢往前移动。发动机已经关了,全舰静得只剩下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。也不知过了多久,站在舰艏的李立峰透过浓雾隐约看到一个黑色的轮廓。是码头,他凭借一双“火眼金睛”,迅速判定距离。

“距离10米、9米、8米……撤缆!”对讲机里传来李立峰的声音。一道黄绿色的荧光若隐若现,精准飞向码头。那是撤缆球,缆绳的头部。紧接着,岸上的官兵把粗大的缆绳一点点拖过去。

军舰稳稳靠岸。刘运华回忆说,那是他军旅生涯中最漫长的两分钟。他站在船舷上,什么都做不了,只能听。听一名帆缆兵的声音,判断军舰离码头还有多远。“帆缆兵并不是简单的撤缆收缆,还要随时报告舰艇位置,他们是舰艇的另一双眼睛。”刘运华说。

刘运华向记者分享了另一段经历——去年8月的一个夜晚,月朗星稀。舰艇在某海域锚泊,官兵们头枕波涛睡得正香。

“海面发现流网。”子夜,对讲机里突然传来值更官的报告声。刘运华带着数名帆缆兵冲上前甲板。

“夜里涨潮,流网会跟着潮水走。要是缠上螺旋桨,麻烦就大了。”李立峰焦急地说。

海面上,一大片泛着微光的漂浮物,随着潮水慢慢向军舰漂来。目测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面积。

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,官兵们用撑

杆、钩子,慢慢地将那片巨大的流网推离舰艇。等最后一片网从舰艏漂过,天色渐明,该舰奉命启航。

故事一个接一个,言谈间,刘运华已带着记者来到舰桥顶部观察平台。现场,只见前甲板上几名帆缆兵弯着腰盘缆。比拳头还粗的缆绳,被他们一圈一圈盘得整整齐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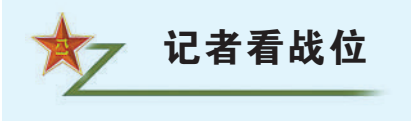
帆缆兵张鹏站在一旁,手持望远镜,往军舰航行的方向望去。“你在看什么?”记者问。“什么都看。”他说,“渔船、浮标、不明漂浮物……”舰长说了,我们是舰艇的另一双眼睛。”他放下望远镜,冲记者一笑。阳光打在他黝黑的脸上,眼睛清澈又明亮。

远处,深蓝的海面一望无际。



他们,在镜头之外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徐艺洋



舰艇起航,一根缆绳闯入记者视野。扬起的舰艏之上,几名身着作训服的战士收缆、盘缆、固定……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。战士们笑着跟我打招呼,手掌粗糙得像砂纸。某舰副政委对我说:“他们是帆缆兵。”

在舰上,他们站在甲板最前沿。离岸靠前,一般是先看见缆绳飞出,才看见他们的人;海上舰艇航行横向补给训练,先看见两舰之间绷紧的缆绳,才看见他们趴在舷边调整缆绳。

他们不是这艘舰的主角,但每一次起航、归港,都离不开他们。

新兵周家平上舰未滿一年,手指上却磨出了老茧,那是日复一日搬缆磨出来的。

插接钢缆,帆缆兵要将钢丝将顺、编紧,稍不留神手会被锋利的钢丝划破。搬缆,一遍遍地抡、甩、送,练到手臂肿了、手掌磨破皮,才能让那根缆绳在空中划出完美弧线。平结、丁香结、鲁班结……每一种结都要练到闭着眼也能打出来。

副政委说这话时,一名帆缆兵正蹲在甲板上插接一根断裂的钢缆。他的手很稳,铁笔在钢丝间穿梭,像裁

缝在缝一件衣服。

我问那名帆缆兵:“帆缆作业最难的是什么?”他想了一会儿回答:“海上靠岸时,涌浪会将两艘舰拉开,缆绳绷得像拉满的弓,这时候绝对不能松手。”

在舰上,我见过帆缆兵做日常保养工作。他们仔细检查每一根缆绳有没有断丝,检查每一处锈迹,清点每一件救生器材。

“平时不起眼的帆缆兵,却是战舰航行安全必不可少的一个岗位。”副政委说。

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,帆缆兵从风帆时代就有了。那时候他们爬桅杆、操帆索,是船上的尖兵。如今舰艇不用帆了,但这个专业保留了下来——搬缆绳、锚泊、小艇作业、舰体保养……全是他们的事。

离开舰艇的那天下午,夕阳西下,军舰在军港静卧,舰艏垂下一根缆绳,在水面上映出长长的影子。

两名年轻的帆缆兵正在练习搬缆,动作还有些生疏。夕阳把他们作训服上的汗渍照得发亮。

缆绳系住的不只是一艘舰,是远航的底气、归来的安稳。站在前甲板上的帆缆兵,一直在镜头之外,但每一次平安靠港,都是他们的高光时刻。他们用扎实的本领、有力的行动,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官兵的使命与担当。



夜色如墨,波峰浪谷间,海军某中心两舰并列航行,准备开展航行横向补给训练。舰桥上,航行灯在漆黑的海面上划出一道光痕。

“撤缆!”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,某舰舰艏,一名战士抡起系着撤缆球的缆绳,在头顶抡成直径2米的圆环,瞄准两舰相对平稳的瞬间猛然松手,缆头精准落在20米外另一艘舰的前甲板上。

在海军,这个动作被称为“撤缆”,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人是帆缆兵。

日常,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群体。他们站在舰艏,挺立于甲板之上,离风浪最近。他们手中操作的不是导弹,不是鱼雷,而是一根根看似寻常的缆绳。

缆绳,是战舰离靠码头的“缰绳”,是海上补给时的“纽带”,更是危急时刻最后的依靠。

将梦想系在战舰上,平凡青春也会在挺膺担当中闪光。记者走近这群帆缆兵,记录下他们与缆绳相伴的时光,记录下那些被缆绳磨砺过的奋斗故事。

想要驾驭风浪,先得驯服这条缆绳

在采访帆缆兵时,他们对于第一次见到缆绳的记忆都是统一的:一根盘在甲板上的棕黄色缆绳,像一条沉睡的巨蟒蜷卧在甲板上。

“以后你会天天和它打交道,想要驾驭风浪,先得驯服这条缆绳。”帆缆兵张鹏至今记得,2021年初夏,新兵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某舰服役,那是他第一次与缆绳相遇。稍不注意,就被它绊了个趔趄。班长弯腰把缆绳摆正,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海军官兵都知道,帆缆兵不好当。帆缆作业,既要有一身能抡动撤缆球的力气,又要将有缆绳捋顺的绣花功夫。

新兵最初接触的是撤缆。陆地上经过无数次训练后,他们能把缆绳撤得又远又准,可一上舰艇,晃动的舰体和上扬的舰艏,让撤出去的缆绳变了方向。

张鹏回忆起第一次海上撤缆的经历。那年,某舰完成海上某任务后靠岸补给,他站在舰艏,面对越来越近的靠泊码头,心中既兴奋又忐忑。当他学着老兵的模样将缆绳抡过头顶用力一甩,缆绳在空中划出一道并不完美的弧线,径直砸入海水里。那一刻,张鹏的脸红得发烫。

“我来吧!”站在不远处的三级军士长李立峰抡起缆绳,轻松甩了两圈一抛,缆头精准落在码头上。

那天晚上,张鹏独自来到舰艏甲板上加练。傍晚下起的蒙蒙细雨,浸湿了深蓝色的作训服,海风里带着丝丝凉意。缆绳甩动时划破空气的声响,在寂静的夜色中格外清晰。

“扭腰送胯,找准时机出手,用巧劲才能撤得又远又准。”不知何时,李立峰出现在张鹏的身后。

那一夜,张鹏明白了一个道理:多一点磨砺,才能走好军旅路。

几乎所有帆缆兵都有过类似的经历——手掌被缆绳磨破皮,手指关节被绳头磨出血泡,吃饭时手腕都疼。

有人问张鹏为何这么拼命,他的回答很干脆:“让我第一个撤缆,那是战友们对我的信任。我必须用最大的努力,争取每次都能撤得又准又稳。”



图①:海军某中心开展航行横向补给训练。

马莹摄

图②:海军某中心中士李涵正在撤缆。

吴坤龙摄

面对一次次挫折与失败,又一次次振作起来,在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中,张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帆缆兵。

和训练较上劲了,就不能松手

如果说离靠码头是帆缆兵的基本功,那么海上两舰拖带训练体现的是硬实力。

那年,海军某中心一场实战化课目训练在某海域拉开帷幕。突然,天空电闪雷鸣,一场滂沱大雨倾盆而下。某舰进入预定海域,按计划与北拖736舰开展拖带训练。

帆缆兵伍畅站在舰艏,雨水顺着帽檐流进眼睛里,他不敢眨眼,死死盯着北拖736舰的舰位。操舵兵稳住航向航速,他必须综合判断大雨对搬缆作业造成的影响,快速调整抛投器的发射角度。

“发射引缆!”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,伍畅按下击发按钮。引缆拖着缆绳穿过雨幕,精准落到对面舰艏接收平台。

插接钢缆是个苦差事,没有机械、全靠人力,六股钢缆硬邦邦的,满是油脂,又滑又韧,插接到一起必须严丝合缝,只能靠成百上千次苦练的硬功夫。为了练就精准度,手上的皮磨破了一层又一层,他戴上手套继续练。

“和训练较上劲了,就不能松手。”伍畅说。

真正让帆缆兵完成蜕变的,是那些突如其来的危急时刻。那年秋天,台风来袭,为了避开风口,舰艇需要提前赶往锚地抛锚防风。

“报告指挥员,右侧锚机刹车片断裂,需要更换处理。”舰艇在海上航行,如果在重力抛锚时出现这种故障,会导致刹车系统失灵,船锚这个3吨重的“大家伙”可能直接挣脱锚机沉入海底,一

旦船锚无法固定,舰艇就会漂流失控。

距离舰艇离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电闪雷鸣间,李立峰带领数名帆缆兵直奔锚机。

舰体在风雨中剧烈晃动,李立峰单膝跪地,在战友们的协助下,借助手电筒微弱的灯光,死死顶住40公斤重的刹车片,60多个固定螺母卸了半个小时。

彼时,他的作训服早已被雨水和海水浸透。在众人的合力下,李立峰完成对锚机刹车片的更换工作。为确保锚机刹车片在使用时不出现险情,李立峰在原地抛锚进行试验,试验成功后第一时间报告指挥员,舰艇随即驶向指定锚地抛锚。

“水兵,就要在风雨中成长。”那一夜,李立峰明白,帆缆兵手里的这根绳,系着的不仅仅是舰艇本身,还有全舰战友的生命安危。

干好“粗活里的细活”,需要一股韧劲

帆缆专业看似“没有技术含量”,却是一门“粗活里的细活”。

如今,已成长为专业能手 的李立峰,与帆缆打了20年交道。他把自己的经验总结成“从小处着眼、从实处着手”的训练方法。舰上大多数士兵,都被他带成了专业能手。

有人问他有什么秘诀,他摊开布满厚茧的双手:干好“粗活里的细活”,需要一股韧劲。

去年,几名新兵报到。第一次搬缆训练,新兵周家平因动作不规范,被自己撤出的缆绳结结实实地缠在身上,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李立峰走过去,没说话,蹲下来重新帮他盘好缆绳。

“班长,我是不是太笨了?”周家平

第2008期